



编者按

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，作为海隅一邑的鄞县，迎来了最年轻的知县王安石，这是他第一次主政一方。刚到任上，王安石就用12天时间考察地理环境、水利设施，“凡东西十有四乡，乡之民毕已受事”。包括之后的“贷谷与民，出息以偿”等，他所做的一切围绕解民忧、惠民生，“一民之生重天下，君子忍与争秋毫”，这是王安石鄞县施政的最大长处。

为官一任，造福何止一方一时，王安石扎根鄞地、积累经验形成的发展理念、精神坐标、县政治理思想，不仅惠泽鄞县及当时的邻县，其后更“变法”推行全国，并留下绵延千年的回响。

对于王安石，老百姓记着他，从鄞县到剡县，留下了祠庙等众多文物古迹，留下了与他相关的传说与诗文。



镇海前海塘至今仍
是斜坡的“王公塘”模
式。（李浙东 摄）

斜坡海塘惠及周边各地

以前读过《王安石传》，梁启超对荆公之政术与新政、用人及交友、学术和文学等方面，分门别类加以论述。近看崔铭著的《王安石传》，则是从原始的作品切入，展开其人生过程和重大历史场面，这倒使王安石的一些诗文创作背景呈现出因果链。缘于地域亲近感，我对记述他在鄞县任上的事分外关注。

“起堤堰，决陂塘，为水陆之利”，王安石对水利建设的贡献得世人由衷肯定。据《乾隆镇海县志》记载，他所筑的鄞县海塘“上达县城，下过穿山”“起于孔野岭下，自西而东，横亘以阻海潮，为镇海塘肇始”。我在《图说古代水利工程》等书中也查阅到，时任浙东鄞县知县的王安石在杭州湾南岸的镇海建“坡陀塘”，后人称为“荆公塘”或“王公塘”。因这种斜坡式海塘能够使潮水冲击压力减小，颇得后人推崇。

这里稍提一下行政区划，王安石在鄞任知县时，镇海被称为定海，而他在《鄞县经游记》中写到的今北仑一些地方当时属于鄞县。定海与鄞县因滨海，既得鱼盐之利又受风浪祸患。而王安石通过这次实地考察，掌握了鄞县及周边的地理环境、水利设施情况，这对他规划与落实治理措施打下了基础。

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。在鄞期间，王安石与邻县县令们相处融洽，他们相互交流政务，谈天地之理，念社稷民生。王安石受慈溪知县林肇所请，代笔作《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》，还应邀撰写了《慈溪县志》。余姚知县谢景初修建海塘保护农田，王安石为此写了《越州余姚县海塘记》。在与谢景初同游龙泉寺时，正值全国大旱，王安石即景题《龙泉寺石井两首》，其中“天下苍生待霖雨，不知龙向此中蟠”两句，被人誉为“有公辅之器”。那时，还有在会稽任知县的谢景温、在剡县任知县的丁宝臣等，都是王安石的好友。



《登越州城楼》诗。
（顾玮 摄）

那定海呢？王安石在鄞县搞水利工程，与面临海共潮汐的邻县有没有互通经验？自以为对镇海江山有点历史感的我，还真没看到过相关资料。那天在《王安石文集》中找线索，扫视目录见《答定海知县启》，时间地点皆对头：“窃邑海旁，得邻境上，布私书之未暇，辱重回以相先，惟知感惊，岂易缕指？未涯占封，尤积咏思。惟加自顾，良副所望。”原来王安石没来得及致以书信，却先收到了定海知县的回信，他自然很感动，回复谦逊，敬意满满。周边同僚的友好使得王安石对未来工作充满了信心。

我不知双边关系的后续，但熟知镇海有条古老的后海塘：东起与招宝山对峙的中子山麓，西至俞范镇嘉宴亭，长约五公里。年幼时，每次随祖母去石塘下包家老屋，总喜欢从后海塘上走。那时屋舍低矮，塘堤显得很高很高，爬满藤蔓的石壁犹如一道绿色长城。登上塘望去，那蜿蜒伸展的石堤，恰似一条银色的巨龙卧伏东海之滨，一边是波浪滔滔的大海，一边是星罗棋布的田野。靠海吃海，宋时，镇海已称“人物阜繁，鱼盐富衍”。然而祸福相倚，县志上也不断有记载：“大风海啸，屋塌船毁，压溺死者甚众”“怒飙鼓浪，城塘悉溃，水灌田庐”……早在唐时，这里已筑泥塘，但泥塘抵御不住狂风急浪。后经历代修筑才有了这条坚固的石砌海塘，但它仍是斜坡的“王公塘”模式。

沧海桑田，如今古塘仍在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。许多年后，我得知了一个民间传说，如果取个通俗点的题目，不妨叫《王安石智筑海塘》吧。

话说1047年，时任鄞县知县的王安石考察区域情况。那日，他站在石湫登山望去，见沿海潮水汹涌，百姓农田岌岌可危，就有了建海塘和阻咸育田的想法。

他决定果断，执行力强。可谁知海塘工程才开头，大自然就给人们来了个下马威。只见刚筑好的塘过不去几日常雨，继续筑，继续塌。有人不由得迷信起来：这里肯定不能造海塘，海神爷发怒了！再造下去恐怕性命也难保。王安石人称“拗相公”，天生有着争强好胜的个性，他才不会轻易罢休。可海塘为何造一段倒一段？这确实令人伤脑筋。忙碌似陀螺的他，这下更茶饭无心，得空便到现场蹲点观察。秘密终于被他发现了！原来，倒塌之处下面塘基都不结实，潮水一来就被冲垮。王安石决定另选新址。然而茫茫滩涂，如何判断底下虚实？

王安石相信智慧在民间，他走访百姓寻求解决难题的方法。有位老农给他出主意：牲畜有灵性，让牛去走吧，不用拉绳，它们自然会踩在泥涂中虚软的地方。王安石听后顿受启发，并脑洞大开，想出一个更为巧妙的方法。

第二天，王安石差人运来了一袋袋草糠，让马沿着泥涂自由行走，人骑在上面撒草糠。原来，王安石从老农的话中得到启发，知道牛喜欢走泥泞之地，而马则喜欢走硬地。因此，他通过骑马撒草糠的方式留下标记。民工们在有着草糠的地方筑塘基，果然坚实。海塘终于建成了，一道牢固的屏障抵挡了潮水的侵袭。随后，王安石骑马撒草糠的方法也传遍了四方。

以上传说，不管是老百姓附在这位勤政爱民的知县身上也好，还是王安石在鄞县仕途生涯中原本就有的非虚构故事，反正最后集这位地方官与劳动人民智慧的海塘造成了，并载入中国古代水利史册。我倒蛮相信后者，凭王安石的钻研劲，能打破传统直立式海塘引领出新“坡陀塘”，骑马撒草糠不过小插曲而已，但往往也是细节决定成败。

元代文人袁桷在《咏王文公祠》中，评价王安石“执政偏，慧独施鄞土。斗门东谷间，利泽沾尤普。”我觉得这话前面有点说窄了，王安石带来的福泽，无论是水利还是教育等诸多方面，除了鄞县，也惠及上面提到的邻县。而且还不止，我曾到海盐观潮，得知那里在明代时筑石塘，也仿照了“荆公塘”。

从鄞县到剡县

王安石那些穿越千年的传说与诗文

丹虹文



疏浚修治东钱湖是王安石在鄞县任上另一重要水利功绩。（唐严 摄）

邻县乡野犹见荆公祠庙

去年，在嵊州博物馆参观，有一张太平寺的老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上面写：北宋皇祐二年（1050年），王安石卸任回乡途经剡县太平村远尘亭，小憩时梦见饥民乞讨，他分尽钱物后，仍有未得钱的饥民将他按倒，用田水灌入口中……至此惊醒！有人释梦这是日后做宰相的吉兆。二十年后，王安石果然身居相位。太平乡民敬重王安石，奉为乡主，在亭旁建王荆公祠，又称太平乡主庙。

我有些好奇，宁波有王安石庙是因为他曾任鄞县知县，而他与剡县有什么关联呢？当时鄞县与剡县同属于越州，但同州的还有其他县，难道都有王公庙？我猜测或许与剡县县令丁宝臣（字元珍）有关，在邻县朋友圈中，王安石与他交谊甚深。王安石写有《寄丁中允》一诗：

始我与夫子，得官同一州。相逢皆偶然，情义乃绸缪。我于人事疏，而于久矣修。磨砮以成我，德大不可酬。乖离今六年，念子未尝休。

当年王安石初入仕途，而任淮南节度掌书记的丁宝臣年长11岁，且在官场已历练多年，给予王安石不少指点，所以王安石发出“德大不可酬”的感恩之叹。后王安石在扬州任签判后调任鄞县知县，丁宝臣在剡县任知县。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，王安石出差途经剡县，丁宝臣在曹娥江畔迎接，他们举杯共饮，叙旧话新，意犹未尽，王安石写下《复至曹娥堰寄剡县丁元珍》：

津亭把手坐一笑，我喜满怀君动色。论新讲旧惜未足，落日低回已催客。离心自醉不复饮，秋果寒花空满席。

鄞县与剡县虽相邻，可相见也难。因为宋朝一度规定，知县在任职期间无故不得擅自离职，否则以违制论罪。王安石在《寄丁中允》诗中发出“如何咫尺间，而不与子游”的感叹，只得寄希望于丁宝臣也能求得来鄞县出差的机会：

剡山碧嵯峨，剡水日夜流。山行苦无蹇，水浅亦可舟。使君子所善，来檄自可求。何时有来意，待子南山头。

“黄花一杯酒，思与故人持”，从王安石的一些诗文中可读出他与丁宝臣之深厚友谊。越人称丁宝臣为循吏，他57岁因病去世，欧阳修为其撰写墓表、祭文，王安石为其撰写墓志铭，“除弊兴利甚众，人至今言之”，可见在关注社稷民生上，他与王安石的改革精神高度契合。

千秋万代，为民造福者总被人民记得。有一次在嵊州时，金秀春老师送给我一本《剡溪志》，他是该志的副主编。闲翻时，有些远古的文化印记令我颇感新鲜。比如“毕功了溪”，《旧经》：“禹凿了溪，人方宅土”，言禹功终于此也。

宝庆《会稽续志》云：“剡溪古谓之了溪，图志谓禹治水至此毕矣。”传说剡溪仙岩段西面的崆山和东面的崆山峰岭相连，剡中盆地是一个大湖。大禹治水到这里时，他顺应水性，率民众劈开崆、嵯二山，开凿了溪，将剡中湖水引入大海，变成了一片沃野。至此，从黄河壶口起始的治水任务终于大功告成。人们为纪念其功绩，遂将了溪改称禹溪，今嵊州禹溪村有禹王庙祭祀大禹。

同样，这里的人们立庙祭祀王安石，也是纪念他的功德和恩泽。初夏的一天，我们驱车导航到长乐镇的太平村，太平乡主庙就坐落在那里。

据《剡溪志》记载：王安石早年任鄞县知县，回江西老家探亲，长乐的太平村是必经之地。当地百姓为纪念他建造了“荆公祠”，尊称“乡主庙”。太平乡主庙始建于南宋，现存建筑重建于清同治年间。庙坐北朝南偏西，由门厅、大殿及侧屋组成。大殿面阔三间，五架抬梁，柱上施楹联，东次间悬扁额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重修日付“遐迹瞻灵”匾。

乡野开阔，古寺清静。寺的山门目前仍沿袭旧庙的规制，但如今已寺庙合一。屋檐下悬“太平寺”三个大字的匾额，由嵊州籍著名人物画家刘文西题写。庙正脊上写着“风调雨顺”金色字样，两端蛟龙扬身卷尾。殿内供奉着王安石夫妇塑像，两边立有文武判官和镇殿神将。

当地有传说，王安石曾调鄞县皇粮到太平赈灾，救过一方百姓。对此我未曾考证。但相信当年鄞县农田水利建设见成效时，鄞地稻谷飘香的丰收喜讯会传至邻县。何况王安石和丁宝臣都是实施惠政的能吏，在如何减轻农民负担、加强地方治理等方面会有经验共通与借鉴。

在太平乡主庙旁，我们看到了传说中王安石昔日做梦的亭子，见两边对联：秋水影飞鸿爪远，春风香送马蹄空。正好与上面“远尘亭”相应。

水木清华，山川映发的剡县，自谢灵运开凿古驿道，便成了剡溪“唐诗之路”的滥觞。当年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杜牧、王维、孟浩然等诗人纷纷游历浙东，无论水路还是陆路，必经剡县，于是这里便成为浙东唐诗之路的交通枢纽和地理中心。

所以，王安石任鄞县知县期间有公出，加上朝廷有省亲制，经过长乐的太平村也就顺理成章。那年他从鄞县卸任，在越州县治所在的会稽县停留了好几天，他写下《登越州城楼》诗，对鄞县充满了眷恋之情：

越山山水青水长，越人家家山水国。可怜客子无定宅，一梦三年今复北。浮云缥缈抱城楼，东望不见空回头。人间未有归耕处，早晚重来此地游。

人生似匆匆过客，当他经过剡县太平村时，就在古道边的远尘亭中小憩。对面是连绵起伏的西山，云岚隐逸。但此刻，他不曾有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。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”的魏晋风度，他还有养家之急，远有经世济民的胸怀。或许他想着想着便睡眼朦胧了，说不定在远尘亭是做过梦，但对于梦之吉凶不会上心。尽管二十年后，他真的做了宰相。尽管他也写过《命解》和《推命对》等文章，表达其对于人生命运等哲学问题的思考。他认为贵贱贫富外在境遇难以把握，至少人可以做好自己，品德和才能，通过自身修养和努力是可以完善的。他觉得既然不违背仁义，那就没什么必要预测祸福。

朗朗如日月入怀，在我看来王安石就像个乾卦，刚健而又刚健。从鄞县卸任时，正是他信念坚定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的年华，君子自强不息，他将去顺应此生更大的使命。

“名高一时，学贯千载；智足以达其道，辩足以行其言；瑰玮之文，足以藻饰万物；卓绝之行，足以风动四方。用能于期岁之间，靡然变天下之俗。”我想苏轼的这番评论，很好阐释了王安石这些散落在民间乡野里的传说，为何穿越千年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原因。



太平乡主庙如今为寺庙合一建筑。



庙堂内供奉有王安石夫妇塑像。



远尘亭是传说中王安石做梦的地方。



山门屋檐下有“太平寺”匾。

此组图片均为丹虹摄